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風雅翼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風雅翼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風雅翼十四卷元劉履編履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號草澤閒民洪武十六年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之至京師授以官以老疾固辭賜鈔遣還未及行而卒浙江通志列之隱逸傳中是編首

為選詩補注八卷取文選各詩刪補訓釋大
抵本之五臣舊注曾原演義而各斷以己意
次為選詩補遺二卷取古歌謡詞之散見諸
書者選録四十二首以補文選之缺次為選
詩續編四卷取唐宋以來諸家詩詞之近古
者一百五十九首以為文選嗣音其去取大
旨本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其銓釋體例則悉
以朱子詩集傳為準其論杜甫三吏三別太

迫切而乏簡遠之度以視建安樂府如典謨之後别有盤誥足見風氣變移云云不知諷諭之語必含蓄乃見優柔敘述之詞必真切乃能感動王粲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何嘗非建安詩與三吏三别何異又如孤兒行婦病行上留田東西門行以及焦仲卿妻

詩之類何嘗非樂府詩與三吏三别又何異此不明文章之正變而謬為大言也又論塘上行後六句以為魏文帝從軍而甄后念之不知古者采詩以入樂聲盡而詞不盡則删節其詞詞盡而聲不盡則摭他詩數句以足之皆但論聲律不論文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塘上行末六句忽及從軍蓋由於此履齊合魏文帝之西征此不明文章之體裁而横

生曲解也至於以漢魏篇章强分比興尤未免刻舟求劒附合支離朱子以是註楚詞尚有異議況又效西子之顰乎以其大㫖不失於正而亦不至全流於膠固又所箋釋評論亦頗詳贍尚非枵腹之空談較陳仁子書猶在其上固不妨存備参考焉又按葉盛水東日記稱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注釋視劉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時勉

也其書今未之見然時勉以學問醇正人品端方為天下所重詩歌非其所長考證亦非其所長計與履之原書亦不過伯仲之間而已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風雅翼卷一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一

漢詩

古詩十九首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乘而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

非盡為乘詩故滄山曾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為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語皆不在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為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蔡寬夫亦嘗辯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行行重去聲行行與君生别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音宜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叶火遠反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去聲努力加餐飯如字叶父遠反又扶反

此於六義為賦中有比也行行行行而不已也重再也生别離者言人情之至切也楚詞云悲莫悲兮生别離蘇子卿亦曰淚為生别滋涯畔道言也　賢者不

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别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復顧念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葢亦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咎於讒佞曾無一語怨及其

君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叶此苟反）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興而比也鬱通作菀茂也詩云菀彼柳斯盈盈姿容充滿貌當出皆自呈露之意牖穿壁取明之交櫺窻也娥娥美好也倡女樂也蕩子列子所謂去鄉土遊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狂蕩之人是也　曾原謂此詩

剌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得之言青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非不茂也然無貞堅之操一至歲寒則衰落而不自保以興世俗輕進之人自衒以求售其才質非不美也然素無學識不知自修之道一遭困窮則放濫無恥而欲其固守也難矣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為比其深得詩人託諷之義歟

青青陵上柏叶卜各反磊磊澗中石叶實若反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叶克各反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叶迫各反驅車策駑

馬游戲宛於元反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色窄反叶昔各反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叶達各反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叶敕畧反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叶卜各反

興也大阜曰陵磊磊石衆大貌聊粗畧之詞駑馬之遲鈍者宛漢縣名屬南陽郡即今南陽府也洛洛陽東都也鬱鬱氣盛貌索求訪也通道四達謂之衢羅網布之義巷衢中相通之别道第者王侯之居有甲乙次第也兩宮蔡質漢官典職云南宮北宮相去七

里是也闕門觀也詳見崔豹古今注　人有見陵上之柏閱歲不凋澗中之石堅貞不朽而人生寄世忽如行客遠去乃不若二者之長存於是感物興懐欲以斗酒宴樂聊且相厚而不至於薄也故又言出遊宛洛之間觀夫王侯第宅宮闕之盛而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為樂則人之不能自娯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盖感歎至此則意愈切矣然彼之極宴豈不過於奢靡而我之斗酒相厚殆不失

性情之正者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賦也良猶嘉也難具陳者有所自得而難言也奮揚也逸縱奔之意入神言音聲之妙變化不測也高言猶曰高歌伸舒也寄者不久必歸之謂奄亦忽也高

足置傳馬也凡傳馬下足為乗傳中足為馳傳髙足為置傳津濟渡處轗軻車行不利也故人不得志亦謂之轗軻　士之阨於困窮不茍進取而安守其節唯與同志宴集相為歡樂而已然其所樂有難具以語人而但播之音樂歌其德聲在知音者自能審其真趣焉耳且得時行道之願人人所同令乃未獲申其志意則人生寄世如飈風飛塵幾何而不至息滅耶故又設為反辭以寓憤激之情焉黄文雷曰舍要

津守窮賤豈人情哉其必有說矣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叶前之反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

堦叶堅夷反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

梁妻叶千宜反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叶胡威反一彈再三歎

慷慨有餘哀叶於希反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

鶴奮翅起高飛

比也西北乾位君所居也交疏結綺即漢書所謂綺

疏蓋今之亮格窻刻鏤疏通而於交綴之處以丹青

飾為綺文也阿隅也閣説文云以栈承板所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謂之阿閣階梯也梯三重則閣亦三重以見樓之高也杞梁妻齊大夫杞殖之妻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者梁殖之字也事見孔衍琴操商金行之聲稍清有傷之義焉徘徊舒遲旋轉之意慷慨謂不得志而内自憤激也　曾原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隱也髙樓重堦比朝廷之尊嚴絃歌音響喻忠言之悲切杞梁妻念夫

而形於聲此則念君而形於言徘徊而不忍忘慷慨而懷不足其切切於君者至矣歌者苦而知音稀惜其言不見用將高舉而遠去此說得之愚按玉臺集以此篇為枚乘作豈乘為吴王郎中時以王謀逆上書極諫不納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己志云爾篇末有雙鶴俱奮之願意亦可見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去聲後做此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

老

賦也水行為涉芙蓉荷華也水所鍾聚曰澤多芳草者見可采者之非一也舊鄉即所思之處因涉江而還望之漫浩浩皆大水貌言路長無涯際也　客居遠方思親友而不得見雖欲采芳以為贈而路長莫致徒為憂傷終老而已詳此豈亦枚乘久遊於梁而不歸故有是言及孝王薨而乘歸則已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竟死于道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當作秋詩意本平順衆說穿鑿牽引皆由一字之誤識者詳之）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扶又反下同）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音歷）不念攜手好（去聲）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叶乙得反）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賦而興也促織蟋蟀也玉衡謂北斗杓歷歷遠布之貌玄鳥燕也按春秋考異郵立秋促織鳴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孟秋白露降寒蟬鳴仲秋玄鳥歸皆記時

物之變也逝往振奮也翮鳥之勁羽凡鳥之善飛者皆有六翮良之言亮也磐大石也　此詩怨朋友之不我與也覩時物之變異感節序之流易有志願者能不動於中乎因思昔者同門之友高舉自奮乃不念平生久要之好竟棄我如遺跡然如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是皆虛有其名而不適於用者以興為朋友者亮無貞固之心而徒事虛名是無益也此雖

不言其所以怨望而責其不援引之意亦可見矣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髙節賤妾亦何為

興而比也冉冉弱貌曲阜曰阿兎絲女蘿草之同類者女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兎絲則蔓聯草上黄赤如金附者纏綿之意適理為宜陂水澤也軒曲輈轓車

也來歸也蕙蘭皆香草以比己之德含者初開而未盡發也既曰含英而又言揚光輝者存諸中而見于外也亮信也高節謂執一定之見自以為高者也

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新婚夫婦為喻而作是詩泰山衆山之尊有君道焉故以起興言彼孤生之竹則結根於泰山之阿矣此與君為新婚者則如兎絲之附女蘿矣

夫兎絲之生且有時則夫婦之會固有其宜何千里結婚之後不由此道乃致遠隔使我思望不置將恐如芳鮮之花過時不采而與衆草同腐是可傷也然君亮必自執高節不復轉移則賤妾亦何為哉此亦怨而無可柰何之詞也一説君但信我之能執高節以自守亦復何為亦通

庭中有奇樹緑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别經時

賦也華滋光澤貌爾雅謂華^同作^^北^為榮懷謂襟抱之間致送詣也　此懷朋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别離之久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比也迢迢高貌牽牛一名河鼓在河漢之西女織女也在河漢之東淮南子云烏鵲塡河而渡織女道書

亦有牽牛娶織女之說故世俗相傳以為事實擢引也札札機杼聲杼機之持緯者脉脉字當作眽相視貌　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臣子之忠猶織女有皎潔纖素之質勤於所事不得與牽牛相親以盡夫婦之道也惟其不得相親有所思係心不專在故雖終日機織不成文章唯有泣涕而已夫河漢既清且淺相去甚近一水之間分明盻視而不得通其語是豈無所為哉含蓄意思自有

不可盡言者爾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揺百草所遇無故物焉（於虔反）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賦也迴車云者有忽自省悟之意駕言猶興言也涉猶歷也茫茫廣遠貌立身謂進德修業使有所成立也化猶死也物化語出莊子　此因迴車涉道顧瞻時物之變慨然感悟恨立身之不早也且人生非金

石之固豈能久存於世所可保者特榮名而已蓋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平聲）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平聲）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韻或重用古人不拘如詩六月末章云飲御諸友張仲孝友此類甚多後倣此）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賦而比也逶迤委曲連延之貌晨風蟋蟀皆詩篇名躑躅欲行不行之意　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之詩言見東城之高且長田風起而秋草已萋然矣因念四時更相變化而於歲之云暮獨何速邪然我方以未見君子如晨風之言心懷憂苦今而歲暮不樂又恐如蟋蟀所賦徒傷局促盍亦蕩滌其憂慮放肆其情志何苦乃自致結束而不為樂哉盖以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也彼其修德立言壹皆

獨善其身故其言往往悲憤激切而有以知其志氣鬱塞未獲舒展亦猶佳人之被服鮮潔而但當户自理清曲故其音響悲切而知絃柱之急促也是以我之馳情整服沉吟而躑躅思與此人同奮才力以入仕於朝庶幾得以舒吾苦心而遂其情志焉爾故又託為雙燕銜泥巢屋以結之於此可見當時賢才之遺逸者非特一人而已也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

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上聲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賦也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柳屬葉圓而白古者庶人之墓多樹之蕭蕭悲淒之聲陳故也杳杳深暗無所見也即就也長暮猶言長夜地中有泉曰黃泉浩浩水流貌謂陰陽四時運行不息如水之流也醫書

以飲藥為服被服衣之也生繒曰紈白練曰素　此驅車郭門因所見而感悟謂死者不可復作生者豈能長存人壽有限雖往古聖賢亦莫能過越於此者與其逆理以求生不若奉身以自養斯亦不失順正俟命之義歟

去者日以（一作已古通用下同）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叶符筠反）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賦也去謂死者來謂生者高阜曰丘墓冢塋之地聚土高則謂之墳犂耕摧折也閭里門也　此詩大槩語與前篇相類而此則客遊遐遠思還故里日與生者相親而不可得故其悲愁感慨見於詞氣有不能自已者馬按此亦在枚乘九篇之列若與憂傷終老一篇合而觀之信不虛矣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玆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人嗤仙人

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賦也秉執也茲年也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嗤笑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謂其好吹笙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鶴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此勉人及時為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為貪吝無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

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魯水反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比也螻蛄蟲名按本草衍義即五技鼠也至夜則鳴聲如蚯蚓率皆厲猛也遊子本婦人指夫而言今託以喻君也曹子建七哀詩以宕子喻文帝殆亦此意遺猶捐也洛浦宓妃所在累積也凡婦稱夫曰良人惟思古舊恵授也綏挽以

上車之索古者親迎有壻授婦綏之禮闈闈門也晨風鸇之别名眄睞旁視睎望也徙倚以見其心不安於一處也　此忠臣見棄而其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是詩言歳暮蟲鳴以比世道漸衰而小人得時也凉風厲而遊子無衣以比陰邪既盛而君無匡輔之者且君雖有賢者而不能用亦猶錦衾遺於洛浦而不以御如我夙昔與之同袍者亦相違遠使之獨宿既久常於夢寐想見而

不敢忘其或精誠感通君懷舊歡而枉顧我願攜手以同歸然皆夢中所遇不久與處徒虛美耳於斯時也既不能奮飛以相從則惟瞻望自適不免感傷而垂涕此可見其愛之深思之切不自知其若此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叶力質反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叶區聿反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叶之律反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叶畢吉反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叶莫筆反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叶敕律反

比也慘慄寒之甚也三五十五日也禮記云月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云四五謂二十日也蟾兔世言月中有蟾蠩白兎戰國策則云月䰟象蟾兎缺者謂月缺則蟾兎亦從而不完也札簡也區區小貌謙詞也　此君子憂世道之日衰審出處之定分以答或人之詞託言孟冬北風愈寒晝短而夜長豈非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乎觀羣小之在朝而賢者退處亦猶明月既缺則衆星繁列也所謂三五

月滿者乃是追思朝廷全盛氣象歎當時猶及見之今不然矣盖君子於此則當卷而懷之可也而故舊榮達之人因遠來之客寄遺我書其言相思久别殆有相招出仕之意我則非不感其勤厚而敬佩之然於我區區所抱之懷恐其終不能識察也觀此則其持身之謹重待物之温恭自可見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為合音閤歡被著掌呂反以長相思縁俞見反以

結不解叶舉里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别離此

賦也二丈為端綺文繒也著鄭氏儀禮注謂充之以絮也桉禮韻緜絮裝衣曰楮義與此同則字當通用緣邊飾也　此言朋友道合不以相去之遠而有間且即以其所遺之綺為被者盖因其有雙鴛之文而又製為合歡加以長相思之著結不解之緣如此則其情親義固愈久而不能離矣然此著此緣皆託言相思不解而虛標其名非必實有是物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一作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胡叶咸反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户獨彷徨愁思去聲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去聲沾裳衣

舊註李周翰以此為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賦也攬手取也彷徨步迴旋而心不安貌

思之也曾原以為獨醒之人忤世無儔撫時興悲之作今詳味其辭氣大概類婦人當以前說為是

樂府古辭

呂延濟曰漢武帝定郊祀歌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名字磨滅不知作者故稱古辭也詳此則此辭宜次諸古詩十九首之後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戰國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酈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

馬於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録以為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它鄉它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興而比也青青謂青而又青迤邐不絶之貌綿綿亦不絶之意也昔夜也宿昔猶言昨夜展轉皆寐不安席也媚親好也　征夫之婦見河邊之草青青不絶因思其夫行役遠道又念宿昔感於夢寐而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慮有非它人所能知者譬猶枯桑揺落乃知天風海水曠蕩無障乃知天寒不經離别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門各自媚好誰肯相與慰問之乎惟賴所思之人遠遺素書使我致敬而

讀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自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最宜涵泳其詞雖若間斷意實相屬讀者不為舊註所惑可也

長歌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按古今注謂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彼長此短之分李善

引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短歌微吟不能長等語以為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斯得名題之本意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去聲後做此秋節至焜胡本反黄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比也葵菜名常傾葉向日晞暴乾也焜說文云煌也謂葉變衰而黄色焜煌也　此言人之待時猶葵之

待日當天下有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各遂所志而功名顯著及世運衰朝不信道則賢者皆擯棄而銷落譬之春陽和煦雨露膏澤之時萬物莫不暢茂而光輝至於秋風一起而華葉變衰矣且亨嘉之運難逢進修之功易沮年與時馳亦猶百川之赴海而不復回苟不自奮而幼學壯行則老而傷悲復何及哉詳此非惟自勉亦以勉人也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天漢元年以中郎將使

匈奴十九年不屈節初幽置大窖中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之北海上使牧羝杖漢節臥起不舍節旄盡落會昭帝與匈奴和親得歸漢拜為典屬國至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與功臣圖像麒麟閣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

常相近去聲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賦也緣連絡之意鴛鴦匹鳥也雌雄偶居而不相離參辰二星名東西異處而不相比胡秦敵國不相親者喻譬也　此子卿別昆弟之詩言骨肉之親本同一體如枝葉之相連本同一樹也彼結交為友者亦相親依雖四海之人皆得以為兄弟而不為路人矣

況我連枝同體非結交四海比者何乃昔常相近而今成乖别耶然昔者相近之時玩熟以為常邈然若無所係及當離别則思念之情有日新而不已者焉彼鹿鳴相呼思得野草以共食尚可取喻以燕樂嘉賓今兄弟遠離有酒盈尊且願相留斟酌以叙平生之親也其委曲盡情亦彷彿常棣之遺意歟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音基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

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去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如字莫忘歡樂時韻重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賦也結髪李善曰取笄冠之義伊川程子亦曰如結髪事君結髪與匈奴戰只言初上頭時也燕安婉順也其語辭滋益也　此子卿出使時別妻之詩其夫婦之情義臣子之忠誠藹然見于言外曾原曰夫奉君命以出別其室家即以死誓捐軀報國素志如此宜邊庭之不屈節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叶胡威反)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叶公威反)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叶胡威反)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叶於希反)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叶徂為反)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一作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去聲)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賦中有比也乖離背也喻開曉也游子吟古曲名琴操有楚游子龍丘高者三年出游思歸故鄉而作楚

引恐即此曲也厲猶振也激烈言歌聲如水之激火之烈也愴傷摧折展轉也揮以手去之不可揮言多也　此子卿在匈奴時得歸漢而與李陵別之詩故首以雙飛龍為比後以子不得歸為念葢同在匈奴十八年其間羈旅之態抑塞之懷相知者惟吾二人一旦遽別言歸豈忍舍哉此其衷誠痛怛有不自知其語之複者後村劉克莊曰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者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

也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舊作戒字蘭芳芬馨長一作良夜發

隨風聞去聲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

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

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一作兩遇

歡樂殊未央願言一作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比也中州中國也殊若詩殊異乎公路之殊猶言却

也央盡也　因遠遊南國將別朋友而歸爲賦此詩

晨月以比其儀容之光霽蘭芳以喻其德美之播揚而芬馨聞我則又以見其交契之同心焉耳夫良友有如此者今我當還故鄉見江漢之流浮雲之翔亦知已之行邁不止而與其相離日逺矣且朋友之嘉會難再而隨時之歡樂未央故於臨别贈言重以相勉也　愚謂子卿既能杖節尊漢揚名顯親其於君臣父子之道可謂盡矣況詩中所述兄弟夫婦之親朋友之義藹然充溢如此校之其他篇什欲求無虧

於五典如子卿者葢絶無而僅有耳學者不可不審也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也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鬭矢盡遂降敵漢於是族其家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與蘇武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仰

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賦也良時謂君臣際會之時須臾斯須皆少待之頃屏營惶恐不安貌踟躕行不進也晨風旦風也　少卿既失身匈奴思欲復還漢庭不可得矣及蘇武歸因作詩為贈故首歎良時不再至以起傷別之端也況又見浮雲之馳奄忽相踰則知人之離散如風波一失而相去遠矣故其執别戀戀之情不能自已亦

欲乘風而以身俱往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一作恨不能辭一作得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賦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梁橋也弦者月缺其半之名望者月滿之時與日相望也　初少卿說武降已謂終不得歸漢矣及和親之後而匈奴又詭言武死今其歸也誠出少卿之不意宜其握手驚悶悢悢而

不能辭也然思舊之情曷已離合之理可推故以日月弦望為喻而相期於皓首亦自遣釋云耳　李周翰謂武使匈奴時陵贈此詩而曾原取之非也凡使者奉君命出疆在朝之臣或有贈言自當慷慨規祝不應預逆其不歸而有風波失所長從此別及長相思皓首為期等語況二人素稱相善又豈忍言此哉林實夫以此為答武黄鵠遠別之詩得之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

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

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賦也三載為千秋猶詩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之意

長纓非冠纓也馬鞅亦謂之纓終軍請受長纓以羈

南越王者恐即此屬也　因濯纓而念遠行之人望

悲風而舉盈觴之酒其詞氣稍緩與前二詩不同豈

此篇獨為出使時所贈者歟　或疑蘇李詩皆後人

所擬作以為武在長安何為乃及江漢陵詩用盈字

不應觸惠帝諱此殆不必深辨也

班婕妤〈音接予〉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司空椽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為婕妤帝嘗遊後庭欲與同輦載辭之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飛燕自微賤興因譖其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遂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嘗作賦自悼

怨歌行

按伎録此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新製一作裂齊紈素鮮一作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一作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颷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古月薛韻通用

比也紈素出齊地荀悦漢紀云齊國獻紈素絹颷通作猋疾風自下而上者也　婕妤既退處東宮因以紈扇自喻而作此曲其言新製齊紈鮮如霜雪則修

已有潔白之行矣及合歡成扇圓如明月則事君無虧缺之儀矣至於承君寵幸又温惠而不驕且專乃如微風足以洗滌煩熱必待動揺然後應之耳惟常慮夫時移事變或有邪媚上僭如秋猋暴疾自能移奪吾君之心則將不免於棄捐而恩情中絶矣今乃果罹於此其得已於言哉此晦菴朱子所謂情雖出於幽怨終不過於慘傷者當與自悼賦兼觀可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五經尤善於天文陰

陽歴筭永元中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安帝時徵拜為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官懼其毀已共讒之出為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四愁詩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按後漢書順帝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衡出相河間在永和初此云陽嘉中恐即改元之年也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河間孝王之子恵王政也漢書謂其慠狠不奉法憲又多豪右并兼

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内察屬縣姦猾行巧刼皆密
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獘鬱鬱不得
志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
水深雪雱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
邪不得以通其詞曰
一思曰此衍文也下做此李周翰曰題首曰愁而此為思者愁出於思故也我所思兮在
太山叶輸旗反欲往從之梁父音甫艱叶居賢反側身東望涕霑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遥
何為懷憂心煩勞
賦而比也太山在兖州為五嶽之尊故以比時君梁
父太山下小山也以比讒邪小人側身不安之貌翰
未詳其義錯以金縷文也漢書云王莽造錯刀又續
漢書云諸侯王佩刀黃金錯鐶此言美人贈者喻爵
禄之榮也瓊赤玉瑤白玉皆玉之美而有英華者也
路遠亦以喻讒邪所間倚者佇望切切之意逍遥翱

翔自適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叶蒲沿反路遠莫致倚惆悵叶丑良反何為懷憂心煩傷

賦而比也桂林在湘水之南八桂成林其地因名桂州今為静江府湘水出零陵今全州清湘縣也琅玕珊瑚之屬按本草具五色生海底網得之古惟雍州所貢今多産南海惆悵恨望也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音反後做此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蚩占反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為懷憂心煩紆

賦而比也漢陽隴西天水郡即今秦州也阪山坡可通車者隴阪秦州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阪九曲貂鼠屬大而黄黑出東北夷皮可為服飾直裾謂之襜褕今蔽膝也明月珠海蚌食月光而生者以為名紆曲而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叶眉貧反欲往從之雪雰雰叶孚句反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綿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烏玩反

賦而比也鴈門在今代州衆山相連中有水道如門鴈出其間故名段猶言縑疋也玉案器之貴重者楚漢春秋淮南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惋懊歎也

此詩指意已具本序既思太山而又及於桂林漢陽鴈門者以見思之不一也四方各有所阻亦以喻君

之左右前後莫非讒間小人也是則雖有愛君憂國之忠誠而莫之致卒乃付之無可奈何但自遣釋焉耳世謂七言起於漢武帝柏梁詩蓋如今之聯句在座之人共成之然未見有自為全篇傳至於今者故録此以備一體云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性至孝嘗患風病遭母憂復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病甚不能

理對竟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讃以昭其懿德

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絶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禀性在清濁叶廚玉反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録通塞茍由已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禄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叶虞欲反

賦也夷平窘迫也趾足指局拘縮貌絶塵莊子註云
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籍記載也天録本傳註云謂若
蕭曹見名於圖書之類茍誠也由已如蔡澤謂唐舉
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是也陳平韓信事
並見漢書　此文勝言志之詩其意謂人禀天地之
氣以生既得其氣之清者而為賢自與愚濁者不同
類矣惟當抗志高遠以行其道安守窮賤相時而動
則通塞在我不必取決於人盖有志者未嘗無成如

陳平韓信始雖困阨閭里終能享其富貴而垂功名於無窮也

靈芝生河洲動揺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我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且貴遭時用有嘉叶居何反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叶胡戈反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叶乘河反抱玉乗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興也洲水中可居之地瘁病也絳絳侯周勃灌灌嬰

也衡宰謂權衡之任誼賈誼崇尚也文帝名誼為博士議論通達國體帝悅之後欲任以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沙即長沙也四科謂論語記弟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有所長也　文勝適遭漢運衰末權姦柄國之時而懷材抱器不獲施展故作是詩言᠌之生失所蘭榮後時以興君子有文有質而不利於用反見擯斥如玉驥雖良不逢伯樂卞和誰能別識之者安得孔子復生為世陳列賢才之

科等也　愚按漢詩氣度渾厚興趣悠遠多得三百篇流風餘韻下至張衡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調鄴炎當桓靈時語特矯峻已有曹魏風氣今故録於卷末可以觀世變矣

風雅翼卷一

風雅翼卷二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二

魏詩一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孝廉為郎拜騎都尉獻帝初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時為濟南相屯兵河内初平二年袁紹表為東郡太

守乘黄巾亂入據兖州爲刺史建安初入朝爲司隷校尉録尚書事爲大將軍十三年自爲丞相十八年立爲魏公二十年進爵爲王後文帝即位追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苦寒行

按伎録此相和歌詞清調六曲之一也後人或謂之北上行

北上太行（戶郎反）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區勿反）車輪

為之摧（叶祖為反）樹木何蕭瑟（一作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叶田離反）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叶胡威反）我心何怫（音佛）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一作路）正徘徊（叶胡威反）迷惑失故路薄（迫各反後倣此）暮無宿栖（叶先齋反）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叶於希反）

賦也太行山在河內按厚齋王應麟地理攷首自孟州連亘至幽州凡有八陘是為天下之脊羊腸阪史

記正義云即太行阪道也今沁州有羊腸山石磴盤紆若羊腸然熊羆皆猛獸色黄赤相似羆尤多力能拔樹怫鬱憂滯也東歸指譙郡而言譙即今亳州也薄迫也斧氷謂天寒水凍碎之以供爨也糜粥也東山詩周公既東征述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　此蓋武帝屯兵河内時登陟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首言道路之險艱次敘景物之變異因歎吾行旅日遠思欲一歸而不可得末又念及征夫勞

苦迫於饑寒而不得休息也一說水深橋絶以比事之未濟云　按魏武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横槊賦詩皆成樂章然昭明所選此篇之外惟短歌而已而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又不取焉且曰杜康始釀者也今云惟有杜康則幾於謔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耳獨苦寒一篇猶有憫勞恤下之意故録之吁詩豈易為者哉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

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稱漢禪遂即帝位在位七年

善哉行 四言

此亦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李善曰善哉者歎美之詞魏明帝步出夏門行亦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 古豆

反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叶倫追反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令我不樂歲一作日月如馳湯湯尸羊反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如字一作回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賦中有興也薇菜名雊雉求匹之聲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鬱鬱叢密之貌壘壘重疊貌皆指高山林木而言故下文因以起興方定所也湯湯流不息貌轉

薄回旋也　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傷而歌以自娱也託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療饑而徒為風霜所侵且物之羣動者尚各求其匹侶令我何獨遠離所親而勞於征役乎於是還望故鄉則鬱然壘壘者又為隅絶使不可見故其憂感之懐反復興歎而不能已焉湯湯川流以下三語亦以申言歳月如馳人生如寄之意宜乎策馬被裘以自遣釋也　西山真氏謂此篇末意類芙蓉池特以其中有可采者故録

之愚按芙蓉池一篇首言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末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則是缺人君弘濟之度縱一已流連之情其不取也宜矣若夫驅馬出遊聊以寫憂亦人情所不能無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雜詩二首

李善曰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凉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

徨怱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叶胡光反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去聲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絶我中腸

賦也漫漫字通作曼長也烈烈猶栗烈也三五謂星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鬱鬱積而不舒之意

按文帝黄初五年八月以舟師伐吴九月遂至廣陵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今此詩首言秋夜北風烈烈以

至彷徨不寐感物思歸而有向風長歎斷絶中腸之悲

其必作於斯時歟下篇意亦相合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盖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

我東南行行行一作南行至吴會古外反吴會非我鄉安能久

留滯叶直帶反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比也亭亭聳立貌回風曰飄以喻擾亂之時吴吴郡

會會稽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吴會分界是也　此

篇以浮雲自喻言由西北而至東南其作於廣陵無

疑矣且帝實至廣陵而還此云至吳會者豈其伐吳欲入其地而言歟然以末句觀之則知其心事不遂有難以語人者故常畏人知也

燕歌行七言

歌録云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按伎録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摇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苦簟反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

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賦而兼比也蕭瑟寒凉之意慊慊心有所不足也煢煢獨也援引也爾本指二星而實自謂也辜之為言故也　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之詞豈㡖為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然不可考

矣其曰慊慊思歸者意其必然之詞何為淹留者又怪而問之之詞也憂來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長則可見其情義之正詞氣之柔至如牽牛織女而下因賦所見而反以自況含蓄無窮之思焉

曹植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並就國黄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鄄音絹城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二年

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

一謚曰思

朔風詩 四言五章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倐忽北徂凱風永至思

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賦也魏都在鄴郡即相州也文帝雖已遷都洛陽又

以鄴為王業之本基故常往來聽治皆為皇都焉代

冀北郡名其地多產良馬凱風南方之風永遠也南

夷曰蠻　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朝謁黄初四年子建始得自雍丘入朝上責躬詩是時待遇禮甚傲法甚峻既而與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欵叙不許遂憤惋而别此詩必還雍丘後作故此章首懷魏都而兼思兄弟之國按魏志是年彪為吳王故稱蠻方也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别如俯仰脱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賦也代謝謂更替退去也懸景猶云懸象日月星辰也俛仰言不多時也脕忽然之詞遷謂自郢城徙至雍丘旋謂自京都還至國也希通作稀止語詞　此因時物之變而知氣運漸周別離易久也

俯降千仭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仭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賦也八尺曰仭天阻猶言天險千仭天阻皆指山之高險而言載則也離猶言歷也同袍謂兄弟也　言

登高陟險遠就封國如蓬隨風飄歷歲不返且山之高險尚可踰越而不以為難何兄弟同袍之親乃致阻絶而不得見耶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賦而比也子爾君皆指文帝　子建性簡易不治威儀不尚華靡惟任性而行文帝往往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宜其所好有不同者是以邪媚日進親愛愈踈

故借芳草為喻而言此等不足以持久也且謂君不垂愛於我又豈知我之心而許其為誠哉然誠偽易辨譬彼秋蘭雖芳不若桂樹之後凋也

絃歌蕩思（去聲）誰與消憂臨川暮思何為（去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音迸又音謗）人

賦而比也蕩思謂蕩滌情思可以消憂也何為猶言誰與鄰如論語言德必有鄰之鄰謂可親比之人也榜人船長主倡聲而歌者　此章反覆申言懷戀之

情以為與之游者既非所親則雖有絃歌亦不足以解憂必也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湛故又臨川暮思亦欲泛舟以相從然無榜人倡聲以進之則亦無如之何矣盖上眷之不垂下誠之不通皆係乎無人為之維持調護耳託意深遠讀者宜詳味之

雜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去聲）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

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比也悲風陰慘之風朝日非大明之日也北林陰翳之地之子自謂也迥寥遠也方舟徐錯曰今之舫也謂併兩船而並之故大夫方舟士則特舟而已任堪也翹舉首貌遠人指君而言　子建遠處藩邦兄弟乖隔而情念不得以通故詩言高臺悲風朝日北林以比朝廷氣象陰慘遠君子而近小人也由小人之讒蔽日深故兄弟之乖離日遠如江湖萬里方舟安

可極乎夫既失愛於兄而常責躬自悼正猶孤鴈之失羣而哀鳴也故因其過庭欲就託遺音以達之於彼庶其能感悟焉而形影忽已不見則使我心翩翩不定而至於憂傷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時掌反）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去聲叶如字）沉憂令人老

比也蓬陸佃埤雅云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輙拔而旋褐毛布賤者之服也藿豆葉可為羮充猶飽也沉溺也　此篇歎身世之飄轉有類於蓬故賦之以自比也蓋久在遠外政如蓬離本根一得入朝京都如遇回飈吹入雲中自謂天路之可窮矣及乎終不見用轉致零落乃知高高無極不可企及反類遊容從戎而有饑寒之苦者是則且宜安於時命去去勿言而不至溺於憂傷也此與本傳所載吁嗟此轉蓬

一篇詞意實相表裏

西北有織婦綺縞古老反　何繽紛叶孚匀反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叶微匀反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音叫

比也繒之精白者曰縞繽紛飄動貌太息大聲歎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也噭噭呼號之貌南流景謂日也　此自言才華之美而君不見用如空閨

織婦服飾既盛而良人從軍久而不歸者也然則雖秉機杼實何心於効功惟終夜悲歎而已至於感鳴鳥之索羣則其願見之心為何如哉張銑曰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為此馳往見君以自明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去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比也沚渚也發皓齒者謂與之言笑也一說誰肯啟齒為結姻好之言也榮耀即榮華之美也　此亦自

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遊息閒散之地不見顧重於當世將恐時移歲改功業未建遂湮沒而無聞焉故借佳人為喻以自傷也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賦而兼比也嚴整肅也之往也東路指齊地本已屬魏由從也行也介側畔也楚詞云哀江介之悲風淮

泗二水名悲風急流皆以喻擾亂之象輕便捷猨赴趨就之也　此言殉國之志如此惜無兵權以遂所施也

飛觀去聲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叶夷堅反國讎亮不塞悉則反甘心思喪元拊劒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叶翰旗反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賦也觀門闕飛棲也三輔黄圖云登之可以遠觀故

謂之觀御猶憑也欞軒檻也徐錯曰今闌楯下為横欞以板為之曰軒通名曰檻烈士剛正之士自謂也媮苟且也塞猶杜絶也元首也喪元謂赴戰鬬而死拊按也西南梋蜀而言太山與吴接境故思欲赴彼以鎮禦之李善引青躬詩願蒙矢石建旗東嶽是也此因登高望遠感而多悲惟常以二方未克為念願捐軀以報國是以目瞻西蜀心向東吴而此志不遂無以舒吾憤激之懐且如絃之急者其發聲也悲

則我之出言也自不能不慷慨耳

七哀詩

七哀呂向曰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詳何據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叶胡威反上有愁思去聲婦悲歎有餘哀叶於希反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徒浪反子妻叶千宜反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叶先宜反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叶年其反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叶絃基反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叶胡威反君懷良不開叶祛其反賤妾當何依

比也宕義與蕩同清路猶言亨衢事遂曰諧　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澤流布之盛以發下文獨不見及之意焉此篇亦知在雍丘所作故有願為西南風之語按雍丘即今汴梁之陳留縣當魏都西南云

贈白馬王彪七章

按魏志彪字朱虎太祖子子建弟也黄初三年封吳王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改封楚王後坐罪自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内傷

賦也承明廬禁中寓直之所漢武帝賜嚴助書云君

厭承明之廬舊疆所封雍丘也皇邑以山川考之指洛陽也首陽山名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陸璣云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按此非夷齊所居之首陽也伊洛二水名同流至滎澤入于河　子建在黄初四年五月入朝與諸王俱會于洛陽時任城威王彰暴薨既懷友于之痛七月即與白馬王還國而監國使者灌均等又不許同路止宿遂憤怨賦此而别此章言初離皇洛而瞻戀之情不能已也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去聲我塗流潦浩縱横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叶胡光反黄

賦也太谷東路所經行之山谷也李善作太谷引東都賦註在洛陽西南者非是雨三日以上為霖按魏志是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泥濘也大雨漲水曰潦塗方九軌謂之逵軌轍迹也山脊曰岡坂通作阪造雲日言其高也玄黄馬病而變色也　既逾洛川乃

舍舟而車雨潦泥塗則其登陟艱苦可知矣章首疑脫二句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不然何獨簡短若此也

玄黃猶能進我思（去聲）鬱以紆鬱紆將何念（一作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平聲）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去聲）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知）蹰

賦而比又興也事變其初曰中更鴟梟惡聲之鳥鳴

則為妖衡轅耑横木即所謂車軛也豺狼二獸相類狀如犬性能害物蹊徑路轡馬韁也　言兄弟親愛本由天性多為讒佞所間遂致乖離夫小人進讒於君側猶鴟梟鳴於車前豺狼之當通道故以為比所謂蒼蠅之汚能變白黑讒巧之言能令親踈此則興也大槩為文帝信讒不克與偕故其憂思鬱紆不特為別彪而言觀其欲還無蹊一語可見矣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我側原

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賦也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藏也厲猶振起也遑暇也方將自釋而又感物如此是則索羣之念雖切而歸赴之程莫稽安得不傷懷而太息也夫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魏志同此李善作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過亡歿身自衰存者亡沒四字疑錯互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上丁兀反下子夜反令心悲

賦也同生同母兄威王故域威王所封任城也桑榆間指日薄暮之景以喻人之將老也咄唶大驚歎聲

此章雖以志願之違委諸天命然又痛威王之暴薨歎存者之不久於世則於親愛離居念愈切而心愈悲矣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昔毗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扶運反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

勤憂思成疾疢丑刃反無乃兒女仁倉卒蒼没反骨肉

情能不懷苦辛

賦也心之靈曰神比近也分謂情義厚薄之等分衾被也幬單帳也一説當作裯襌被也詩云抱衾與裯此盖用漢姜肱兄弟共被而卧之義展猶申也疢病也兒女仁猶韓信所謂婦人之仁倉卒急遽之間此章與白馬王將别乃言相親在心而不在跡誠能萬里不忘猶同被也憂思成疾徒自苦耳盖雖用以

自遣然於倉卒之間骨肉分離亦終不能忘情也

若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别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賦也虛無謂老莊之道松子列仙傳云神農時雨師赤松子也變故謂禍難不測之事持執留也玉體愛重之稱黄髮老人髮既白而變黄也　又於臨别而言人之壽夭固不可測神仙虛無自不足信變故須

史誰能久於世者未知此去會面何時惟相與勸勉頌禱收淚賦詩以別觀其情詞悲款可以見其友愛之篤也　劉克莊曰子建於黄初之世數貶削方且責躬上表而不敢廢恭順之禮卒以此自全此詩作於諸王凛凛不自保之時而其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黒讒巧令親疎蓋為灌均輩發終無一豪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

贈徐幹

按魏志幹字偉長北海人甞為司徒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後除上艾長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餘篇建安二十二年卒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叶輪旃反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叶汾沿反志士榮世業小人亦不閒叶夷堅反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叶經天反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

流㷔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實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音翻美積久德愈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年

比中有興也圓景月也世業謂當世之功業文昌魏都殿名鬱鬱然高起貌迎風觀名鳴鵠鵠也天陰則逐婦或目為背義之鳥激自下而上銜也蓬室士指

徐幹典文言其慷慨悲懷發為文章也和氏楚人卞和得璞玉楚山中因獻楚王王以為詐而刖其足彈冠謂振去其塵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盖喜其必相薦達也璵璠玉之美者宣明著也敦厚也　此子建閔偉長遭世運之末育而不究於用姑勉之以待時也言驚風飄日忽歸西山以比董卓作亂獻帝播遷漢室由此而傾也圓景未滿而衆星繁以比魏之基業未集而一時羣臣已翕然輔佐之當是時有志

之士以及卑下之人莫不各有所營而無閒居者焉我亦聊且秉時出遊其間觀夫宮殿臺觀巍然中天可見魏都氣象之有成矣然其所用之人或有邪佞上厠如鳩鳥之鳴棟焱風之激檻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饑寒呻吟有足憐者且如寶之見棄將怨於誰和氏誠欲獻之則亦反受其罪此又與彈冠以俟知已之薦而知已之人亦莫不見疑於君而不自遂也然德之厚者雖晚成其器必大亦猶田之沃者雖

晚熟其獲必豐葢緼美於中積久而愈著未有不際遇者故以此勗之末又謂其且當益敦親交之義我但申意於詩章夫復何言詳此則子建亦不得志於斯時其所望於晚成者又豈可以常情測哉

贈丁儀

按魏畧儀字正禮沛郡人初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目眇為五官將所沮及辟為掾與論議嘉其才朗悔不與女太祖又嘗欲立植為

嗣儀及弟廙音翼數共譛之後遂為太子所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閤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叶達各反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叶黃郭反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安念無衣容叶克各反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叶息約反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比也依猶著也玉除殿階也狐白狐腋下皮白可為裘者禦當也延陵子吳季札也將西聘晉帶寶劍以

過徐君徐君不言而心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而心許之及反則徐君已死乃解劒掛其墓樹而去　此詩大意與贈徐幹篇畧同言凉氣初發庭樹銷落以喻天下肇亂漸見迫奪至于霜依玉除風飄飛閣則漢室危矣雲不歸山霖雨成川又以比諸豪之不肯匡輔本朝各據一方是以兵戈日鬬流毒日深而生民之失利從可知焉當是時儀居貧賤無能憐念之者故又言人之常情在貴者多忘賤衣暖者

不恤寒然我思慕延陵季子之義彼但一見徐君尚不惜寶劒而遂其所欲於既死況我與子親交素厚豈不能振拔爾乎其言子寧爾心者則所以慰之之意深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去聲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我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平聲

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賦而比也義和日御也　仲宣因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以其貌寢體弱通悅而不甚重及表卒勸其子琮歸太祖則是仲宣固有思魏之心矣是時子建寄贈此詩託言西遊見池中有孤鴛鴦哀鳴而求侶者我願執之而不可得至於欲歸忘道顧望懷愁蓋深惜其無所依歸而思念之情切焉悲風鳴而羲和不留亦以喻漢祚之速去而重陰潤物則以比太

祖德澤之廣被言此又以勸其歸魏而勉使勿憂也或謂太祖名為輔漢而實有順漢之志此言澤周萬物者得不害於義乎愚謂子建既無泰伯至德能不從而逃則惟恭父之命而已或者之議其亦充類至義之盡之意歟

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韻重）皇

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賦也函谷關名在陜州靈寶縣路由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西京長安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既合流則清濁益分員闕門觀之制下方而上圓也承露仙掌銅盤也在建章宮神明臺上一云在甘泉宮通天臺詳見三輔黃圖槩平斗斛器言露盤高擎其狀

似之泰清謂天也皇佐謂太祖為漢丞相權家兵家也孫子兵法云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君子指威儀粲時俱為丞相掾貞正也可法之謂則可常之謂經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張魯而子建從之因歷覽西都城闕之壯麗喜見太祖用兵之神速惜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頌歌太祖之德聲故贈是詩以規勉焉考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亦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是時

漢帝尚存其尊太祖皆已如此今子建猶以皇佐稱之特異二子蓋此詩可謂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盡朋友之道者矣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别促會日長願為比（毗至反）翼鳥施翮起高翔

賦也我親之之詞昵日相近者水北曰陽中饋婦人居中所主之饋饌望期望也若猶甚也長亦遠也比翼鳥生南方結胷國狀如鳧青赤色一目一翼必二鳥相兼乃飛故又名鶼見爾雅及山海經施加也此詩文選本有二首劉良以為送應瑒兄弟也今考其前篇既傷洛陽被焚荆棘荒穢則清時之難得可知復言遊子久不歸念我平生居則嘉會之不常又可知矣故於此歎人生之脆促願得常相歡洽而今

親友遠遊北方則其情念當何如哉於其行也所親之人莫不出餞而我之所具豈獨薄於衆人柰何離別傷懐而膏飲不能盡觴也然我於爾情愛既至期望甚深今乃使之不諧所志而有遠離之苦豈不愧於中乎故特願為北翼之鳥相輔高飛以副吾之所望焉詳此豈子建為平原侯時瑒為庶子心親義密其於送别殆不自知其詞之切至歟

三良詩

按春秋左氏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戶郎反）鍼（其廉反）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後人亦因而詠歌焉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叶於虔反）秦穆先下（去聲）世三臣皆自殘（叶財先反）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叶胡涓反）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叶那沿反）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叶它涓反）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音旋）黃鳥為（去聲）悲鳴哀哉傷肺肝（叶經

天<br>反

賦也安心所樂也下世猶言沒世殘亦害也等同也攬者以手將去之也　此哀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言功名不可以强為惟於忠義所在乃吾心之所安也且秦穆既死彼三臣者皆以身殉徒自害耳盖臣之於君生既同榮死則同患固其理也人但言捐軀報國不以為難然究其所以殺身者必欲當理而合乎忠義使中心安焉無所疑惑則誠獨不易矣今三良

之就死乃不顧其非禮而曲從君命此豈安於忠義者哉是以不免臨穴悲歎而有惴慄之意故下文特為之哀惜也　嘗考黄鳥一詩刺穆公以人從死哀三良之莫贖而三良之所以為良不過曰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而已後之人乃從而稱美之如王仲宣則曰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陶靖節亦曰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是皆許其死之當矣然魏

武子疾病欲以妾為殉其子顆以亂命不從左氏傳陳乾音干昔將死欲使二婢夾我其子尊己以殉葬非禮弗果殺檀弓以此觀之則三良之殉又烏得而許之耶獨子建此篇持論公正誠有補於世教詠史者宜取法焉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援命於康公之前豈不為得其所哉

箜篌引

箜篌樂器名其狀如琴按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皆云武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造此故吳兢樂府解題謂其因姓而得名今考諸家韻書字皆從竹未詳何自引曲也此曲乃相和歌詞六引之一即所謂公無渡河也詳見崔豹古今注又按樂府集有箜篌謡與引不同大畧言

結交當有始終令子建所作殆亦此意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一作再來）百年忽我遒（慈秋反）生存華屋處（上聲）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一作復）何憂

賦也豐膳盛饌也宰屠也箏蒙恬所造故曰秦箏瑟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民無不習之史記蘇秦云故稱齊瑟陽阿漢倡優家教坊之名漢書趙飛燕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又云成帝過陽阿主作樂奏進也名謳善歌者之稱庶羞諸牲肉之有滋味者周禮膳人蹏謂牛羊豕調以五味盛於豆者謂之庶羞千金壽謂燕賓之時復舉千金爲壽猶鹿鳴承筐是將之意萬年頌禱之詞詩云君子萬年義所尤者言於義爲

有罪也磬折足恭之貌言其曲躬如磬之折也遒迫也零落猶言殂落　此葢子建既封為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是曲故言置酒高殿而極陳烹宰膳羞之豐聲樂獻酬之盛矣而又謂親交之義但居久要不忘始終如一何乃過為謙畢若有所求而然耶此可見其雖處富貴而能以義下交於人寛裕愷悌有以勸其朋懐盡歡也篇末復言歳不我與終歸於盡順受其正亦復何憂特以申其相歡之義而於待賓之

情意益勤至矣

美女篇

按樂録名都美女皆以篇首二字爲名並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叶何堅反）采桑岐路西（叶蕭前反一作間叶經天反）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音現）素手皓腕約金環（叶胡涓反）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叶經天反）明珠交玉體珊瑚間（去聲）木難（叶那沿反）羅衣何飄颻（一作飄飄）輕裾隨風還（音旋）顧盼遺光彩

長嘯氣若蘭叶陵延反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叶逡緣反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叶都玄反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叶圭玄反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叶倪堅反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叶於虔反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韻重叶同上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叶居玄反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叶他涓反

比也妖少好貌閑雅也道二達謂之岐攘袖猶令人言捋臂也約纏繞也環通作鐶釧也珊瑚似琅玕紅潤如玉可為珠生南國海底盤石上木難珠名色黃

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衣之
裔曰裾端發首處結猶構也安置也良猶甚也嗷嗷
衆口喧雜之聲彼指佳人實自謂也　子建志在輔
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授爵封而其心猶為
不仕故託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其言妖閑皓素以
喻才質之美服飾珍麗以比己德之盛至於文采外
著芳譽日流而為衆所希慕如此况謂居青樓高門
近城南而臨大路則非疎遠而難知者何為見棄不

以時而幣聘之乎其實為君所忌不得親用今但歸咎於媒薦之人蓋不敢斥言也且古之賢者必擇有道之邦然後入仕猶佳人之擇配而慕夫高義者焉惟子建以魏室至親義當與國同其休戚雖欲它求其可得乎此所以為求賢獨難而其所見亦豈衆人所能知哉夫盛年不嫁將恐失時故惟中夜長歎而已孟子所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其子建之謂歟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叶經天反)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則叶反)鳴鏑長驅上南山(叶輸旃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子兖反)胎鰕炮鼈炙熊蹯(音煩叶汾沿反)鳴(去聲)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渠六反)壤巧捷惟萬端(叶都玄反)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叶普邊反)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音旋)

賦也鬭雞春秋時已有此戲至魏俗尤盛按鄴都故事明帝太和中築鬭雞臺楸梓屬古者道傍多植之

捷與揷同鳴鏑漢書匈奴冐頓音墨出作為鳴鏑音義云如今之鳴箭也挽引也縱亦發也畋獲飛走皆謂之禽展盡施也接迎射之也鳶鴟類衆工善射之徒

歸許與也姸好也即詩所謂揖我謂我儇之意乎樂觀名倡優所居凡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臇少汁臛也胎鰕謂有胎在腹者炮亦炙也熊蹯即熊掌也

嗚呼命也嘯亦呼集之聲連翩更續輕捷之貌鞠以韋為毬可蹴戲一説擊鞠今之打毬也壤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以木為之前廣後鋭其形如履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以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　子建見京城之士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於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極其宴技之樂惟日不足不自知其為非故賦此以刺之也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叶那沿反)忠信事不顯乃有(音又)見疑患(叶胡涓反)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叶丘虔反)推(吐回反)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叶倪堅反)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叶胡干反)拔木偃秋稼天威不可干(叶經天反)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叶都玄反)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叶它涓反)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賦也患惡也金縢藏書之匱以金緘之也周公嘗以

代武王死之冊納於其中因以為書篇名刋削也不刋者磨削不去之意二叔管蔡也流言謂播為中傷之言如水之流注也居東本東征今曰待罪者承鄭玄避居之說亦作詩者自謙之辭也留連猶言留滯端事之萌也旦周公名其事始末具金縢篇竟終也

子建在雍丘時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明帝既不報及徙東阿復上疏言禁錮明時兄弟乖絶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願入侍左右承答聖

問其年冬詔諸王朝此詩之作其在入朝之後燕享之時乎子建於明帝爲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陳古以諷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終不見信雖復加封於陳亦隆奬虚名而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時年十七蔡中郎邕見而奇之倒屣出迎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後拜侍中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叶胡涓反）復棄中國去委（一作遠）身適荆蠻（叶眉堅反）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叶普邊反）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叶魚涓反）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叶經天反）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音旋）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叶胡拳反）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叶倪堅反）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

安叶於虔反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叶經天反

賦也亂無象春秋傳注云國無道則禍亂生初無形象之可知也豺虎喻作亂之人遘與構同患禍也揮涕不還謂婦人但有揮涕而去不復顧其子之號泣也霸陵漢文帝陵名在灞水之上下泉人謂賦下泉之詩而思念周京之治者也　仲宣以西京肇亂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塗所見感彼在昔遭亂思治之人哀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滞滛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去聲我發悲音覊旅無終極憂思去聲壯難任

賦而比也滞滛字出國語滛亦久也逆流而上曰泝

餘暎斜暉也迅疾攝整壯益也　此篇因久淹荆土感物興哀而作其言日暮餘暎以喻漢祚之微延巖

阿增陰以比僭亂之益感當此之時或奔趨以附勢

或戀闕以徘徊亦猶狐貍各馳赴穴而飛鳥尚翔故

林也又况波響猿吟風凄露冷其氣象蕭索如此因

念久客羈栖何有終極則憂思至此愈不可禁矣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一作寫我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

榮上有特栖鳥懐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回

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賦而比也懷春謂鳥感春氣而思儔匹也㧝衣曰褰

袵衣襟也　此盖仲宣在荆州時因曹子建寄贈而

以是荅之故其詞意終篇相合所謂特鳥喻子建也

向我鳴者謂其贈詩以相歡也風揚塵而白日冥亦

以喻天道之變革至於託夢通誠此可見其覊旅憂

思之際感子建之情念而歸魏之心已決然矣

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貲）臨沒要（讀如邀）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去聲）蒼天涕下（去聲）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黄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賦也訾量也不訾言不可為量也垂邊也綆汲井索縻謂連繫不絶也劇甚虧絶也　其說已俱曹子建三良詩仲宣此篇抑揚太過有可議者然首四句自

是正論令姑録之呂向謂魏太祖好誅殺賢良故仲宣託此以諷焉意或近之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椽屬太子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贈從弟三首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字如葉紛擾溺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叶格乃反

比也汎汎水流皃磷磷水清而石見也蘋藻皆水草名可為葅擾溺水中汎動之皃薦羞皆進獻也懿美也 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勵操不苟進取故贈是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水中磷磷可見以喻人之藏修於世不容自隱蘋藻溺於水石之間采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比從弟之賢才困厄於時有能薦

諸朝廷可以匡輔明君矣且才美可用如葵園者亦豈無之殆不若得此潛韞待價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者尤為可貴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比也瑟瑟風聲也慘悽寒氣盛也罹遭凝嚴也　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立不撓蓋其本性然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黄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比也鳳凰南方靈鳥為王者之嘉瑞非竹實不食厭足也猶快慊也凌上干也紫氛近天之氣即紫霄也來儀謂來見而有威儀也虞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須待也　此亦以比從弟之動止不苟羞與當世羣小同處故寧不辭勤苦而高舉遠遁且又必其待時而後出也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

節操之堅而不章復以儀鳳期之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如此為其弟者可不感念于中而勉其所未至哉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騖未暇食日昃不知晏叶於肝反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叶如字去聲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叶魚肝反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叶郎肝反

賦也塡委猶言積壓也文墨謂案牘消散零落也馳翰走筆也日過中曰昃日晚曰晏領録也謂以文簿記録之也田田謂心緒縈亂也含包容不溢之貌𩾃野鶩翛翛飛而整疾也　此必公幹輸作之時所賦故言文墨簿領之繁馳翰勞苦而至於沉迷昏亂或且釋此出遊見水中之鳧鴈而歎不能如彼之浮遊也葢其失於敬身自底于此讀者可不懲創乎哉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漢司隸校尉奉之孫泰山太

守幼之從子也魏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建章臺按魏志無此臺名未詳何所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叶於希反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叶胡威反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叶先宜反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叶胡威反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叶徒為反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黄泥叶年夷反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叶弦基反

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叶天宜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叶堅夷反）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去聲）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叶胡威反）

比也塞門鴈門也其地多寒草皆紫色又謂之紫塞山南曰陽令衡山之陽有田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田簡大諧合陵升也伸眉謂舒其愁態何階謂無梯媒之可緣也暢充洽貌存恤問也副稱也饑渴懷

謂有所傾望如饑渴之懷飲食也　德璉既遭亂離有志弗遂而此詩蓋作於朔方遠田之初未領文學之日乃借旅鴈以自喻言哀鳴雲中斂翼而徘徊殆將投暄暖之地而栖止焉然向者流離轉徙經涉艱苦則毛羽日至摧損每恐失身於汙濁卑賤之流如以大珠雜於沙石豈能與之諧處乎故欲乘雲雨之會洗濯其翼奮飛於天衢之上而不可得今既得侍公子宴集之歡復蒙顧盼存慰如此豈小子所宜承

此哉於是且當為之盡醉以奉主人愛賓之情意然必祝其凡百敬恭爾位則福禄永綏以副我傾望之懐也　愚謂公讌有詩尚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侍中劉文學諸作盖所謂傑然者也然其詞藻有餘理義不足或放志以流連或傾情而取悦今皆不録惟德璉於飄薄羈寓之中預富貴宴酣之樂而能以敬位一語為獻豈易得哉

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更造魏樂

府十二曲官至侍中尚書光禄勲

挽歌詩

李周翰曰漢高祖召田横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令按此說見譙周法訓及崔豹古今註伎録亦以此為相和曲也王應

麟曰左傳有虞殯莊子載紼謳則挽歌非始

於田橫之客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叶烏果反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

下叶戶可反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叶母果反造化雖神明安

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

離此者叶阻可反

賦也虞淵日沒處也懸車喻日入之候淮南子曰日

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

化謂天地生成之妙用稍漸也行從此也　此詩之意謂死生者晝夜之道也夫日出于暘谷至虞淵則淪沒于地下人之有生至老必死是皆一定之理誰能離於此哉世有營已而不知止者觀此亦可以深警矣